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積善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三十九起玄黓執徐正月盡昭陽大荒落三月凡一年有三月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紹定五年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為京西路兵馬鈐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

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皆帖然珙又𫎇平堰於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遝儲豐牣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母憂起復駐劄棗陽軍　庚寅詔李全之叛海陵簿吳𠻳罵賊而死特贈朝奉郎官其一子　壬辰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壬寅新作太廟成　蒙古兵

自唐州趣汴金元帥完顔兩羅索與戰於襄城敗績走還汴金主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乗其遠至擊之平章巴薩不從遣瑪楚勒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瓜爾佳薩哈將步騎三萬廵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額爾克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托壘以師來會瓜爾佳薩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瑪勒楚等皆免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蘇布

特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珠格果勒齊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名在京軍官於上清宫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　乙未蒙古游騎至汴城金完顔哈達伊喇富哈

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進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黄榆店距鈞州三十五里丁酉大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楊沃衍奪路而前金軍遂次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

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潰聲如山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富哈已失所在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托壘與金相持遣昆布哈齊拉袞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黄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

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托壘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托壘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富哈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托壘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肯但

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内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俱盡自是不可復振矣蒙古遂下商虢嵩汝陜路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時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蒙古主下令凡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耶律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蒙古主遂除其禁　庚子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開興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布宣悔悟

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二月癸丑帝謁太廟　初金主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圖克坦烏勒登行省閺鄉以備潼關圖克坦伯嘉為閺陝總帥便宜行事伯嘉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哈傳旨召烏勒登援汴烏勒登遂與潼關總帥納哈塔哈順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閺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

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
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
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蒙古遂長驅
至陝烏勒登所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
太山氷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
追及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
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
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秦藍總帥府經歷商衡死

馬烏勒登哈順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時

慶善努行省徐州引兵入援至楊驛店馬蹪被擒見真

定史帥問曰君為誰史帥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戶也慶

善努曰是天澤乎曰然曰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為

念及見特黙岱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又偃蹇不屈左右

以刀斫其足足折亦不降遂殺之　蒙古取金睢州遂

圍歸德府金行省持嘉紐勒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竭

其材智城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布為左丞相先是

賽布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賽布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請致仕先是侯摯在都堂會議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畫巴薩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賽布曰侯相言甚當巴薩含憤而罷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絶金主大懼巴薩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賽布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人月給粟一石

五斗　三月丁酉日生抱氣承氣　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留守薩哈連疽發於背不能軍妻通吉氏度城必破謂薩哈連曰公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禦敵死猶可以報國幸無以我為慮薩哈連出巡城通吉氏乃以平日衣服粧具玩好布之卧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豔粧盛服過於平日戒其婢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我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我面言訖閉門自經死

薩哈連從外至聞死狀乃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可辱朝廷乎投濠而死元帥任守貞因行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擁強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城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

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伊喇富哈妻子幷繡女弓匠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額爾克為曹王議以為質密國公璹以額爾克幼請代行金主慰遣之不聽其代璹越忠簡王永功之孫也壬寅命尚書左丞李蹊送額爾克出質諫議大夫費摩阿古岱為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乃立攻具

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
十餘步平章巴薩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閧金主聞
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
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有望而拜者金主麾之曰勿拜
恐泥汙汝衣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
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
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
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

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圓如燈毬蒙古砲破大礎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拆故宮及芳華玉溪之材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

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城乃周世宗所築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濶亦如之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巳薩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陿隘僅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放紙鳶

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斷之以誘被俘者皆為蒙古所覺時有火砲名震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畆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時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城上莫如之何乃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唯畏此二物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明惠皇后陵被發金主遣中官求得

其柩復葬之蘸布特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
和更相攻耶金主因就應之乃遣户部侍郎楊居仁出
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蘸布特
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方北兵之攻城也矢石如雨
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
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
也言竟投濠而死金主遣使馳祭於西門敵退參政特
嘉哈沙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内族色哩

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哈沙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事乃已初城之被圍右司諫陳嵩上書請戰其畧曰今日之事皆由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其言剴切深中時病哈沙見之大怒召嵩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乎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

僕聞者莫不竊笑葢不識岢字分為兩也岢策竟不行識者惜之　甲子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犒厲王衛紹王二族禁錮是日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金平章政事完顏白撒怛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憤其不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項之金

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欲殺之已蓮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隍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别墅 夏四月丁卯起魏了翁以集英殿撰知遂寧府辭不拜 五月辛卯臣僚言積隂霖霪必有致咎之徵比聞蘄州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為罏户誅求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弟大聲因赴訴死於道路杰知不免舉火自經死民寃至此豈不上干隂陽之和詔都大坑冶罷職 金汴京大寒如冬

因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户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癸巳太白經天晝見　六月乙丑熒惑填星合於婁熒惑順行犯填星　己巳金詔贈完顔陳和尚鎮南軍節度使立保忠廟碑　金徐州埽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圖克坦伊圖蒙古國安用率兵入徐州執王祐等斬之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圖克坦伊圖奔宿州節度使赫舍

哩阿古不納乃與諸將駐於城南時宿之鎮防有逃還阿古以為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户高埒克謀就徐州將士内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半夜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等縛阿古父子殺之請伊圖主州事伊圖不從率其將吏西走至穀熟遇蒙古軍不屈而死

秋七月丁酉以禮部尚書陳貴誼同僉書樞密院事

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絶　蒙古國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

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主伊圖聞之怒曰此三州吾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刼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絶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　因宿州從宜衆僧努自通於金衆僧努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衆稍散去

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為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青州安用等選兵分將期必得楊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安用為兖王賜姓完顏改名用安且授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於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韃靼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

擊此時韃靼病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
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决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
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觀之喜見顔色乃設宴拜受
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
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户宣各
十聽賜同盟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
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
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户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金

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書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呼沙呼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持嘉哈沙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哈沙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先是有投匿名書於御路者云副樞哈沙總

帥薩哈參政恩楚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亦須殺之為國除害衛士以聞薩哈飲藥死恩楚稱疾不出唯哈沙坦然若無事者金主亦無所問及是言者謂哈沙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不斬之無以謝天下金主乃貸死免為庶人籍其家以賜軍士　八月乙卯起真德秀為徽猷閣待制知泉州　己未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

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糾義
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　乙丑賜進士徐元杰
以下四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
官吏徙居江華島蒙古薩克達代之中矢卒　九月辛
丑夜金汴京大雷工部尚書范乃速震死　乙巳雨雹
雷　閏月己酉有流星大如太白庚戌彗出於角帝避
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監
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戊辰

史彌遠乞歸田里不允　金主以和議既絶懼兵再至乃復簽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顔珠克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克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内族哈準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準為参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哈準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

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顔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内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執而以令於衆婦泣愬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粃以自食非敢以為軍儲且三升六斗餘也玖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準哈準曰人云花又不損窰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窰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

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舒穆嚕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博諾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蒙古皇太弟托壘卒於師蒙古主還龍庭托壘娶克呼部王汗之弟阿法布女生六子長蒙古次默爾根三呼土克圖四呼必賚是為世祖五實哩六額呼布格

冬十月戊子以星變大赦　泗州路分劉虎等焚斷

浮橋以過金兵因遣將攻盱眙軍未下金泗州總領完顔實庫叛防禦使圖克坦塔喇聞變取朝服望闕拜後投水而死實克遂以州附楊妙真總帥納哈塔邁珠亦以盱眙來歸詔改為招信軍　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郡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呼沙呼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呼沙呼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

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一月喬行簡累疏乞歸田不允　金完顏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於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容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遣杜政出城會劉安國與宿帥衆僧努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朝廷陽許之用安即日改從宋衣冠而陰通於金糧之卒多流亡乃以嚴刑禁亡者血流滿道

十二月丙子朔進封才人賈氏為貴妃　壬午皇太后楊氏殂外朝以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凡為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

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釆聽之言而動傷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僉人借納忠効勤之意而售其隂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宫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嘗加警省

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京湖安撫制置使

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以糧盡援絶勢益危急遣近侍就白華問計華附奏言車駕當出就外兵留荆王監國任其裁處陛下既出遣使告語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兵馬止以軍卒擅殺唐慶和議從此斷絶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

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為附庸之事陛下亦得少寛矣遂起華為右司郎中召諸臣議親出或言歸徳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復以問華華曰歸徳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鄧下亦不可往以今日事勢愽徒所謂孤注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為今之計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然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不如

出城戰葢我軍馬之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日
減馬食野草事適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决此一舉
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内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
避遷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
不從禮部尚書舒穆嚕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
詣仁安殿言於金主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竊謂此行
不便金主曰我不出軍分為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
則合為一世勣曰陛下出則軍分為三一守一戰一中

軍護從不若不出之為愈也金主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金主曰小人謂誰世勣應聲曰伊喇寧古郢敦察遜烏色蒞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為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所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别

乙酉金主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

諸將佐合辭奏曰陛下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

富察官努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欲

奉命權參知政事内族恩楚大駡曰汝輩把鋤不知高

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唯官努曰若將相可了

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布平章巴薩右

副元帥恩楚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坦伯嘉等帥

諸軍扈從參政努色爾樞副兼知開封府錫訥額布勒等留守

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鬨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食盡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止為白華都改令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别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䇿昌元帥呼沙呼援兵至初金主徵諸道兵

入援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唯呼沙呼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擷菓菜為食間關百死至汴為金主謀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甲辰進次黄陵岡時巴薩擊蒙古降其兩砦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遂固請以河朔諸將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鄂敦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巴薩

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兩經畧河朔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巴薩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蘓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丙午朔金主乘舟濟河大風後軍不克濟丁未蒙古将和克乃追擊於南岸金元帥賀德希力戰死兵溺者千人元帥珠爾都尉赫舍哩克倫等死之金主在北岸望之震懼庚戌次漚麻岡遣巴薩帥師攻衛

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巴薩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丁巳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巴薩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蒲城復還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巴薩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堤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和爾和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珠嘉達薩布往汴京奉迎太后及

后妃諸軍怨憤巴薩自蒲城還不敢入金主召巴薩至數其罪下獄死仍籍其家財以賜將士曰汝輩宜竭忠力毋如斯人誤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户潛伏洞穴及見富察官努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巴薩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邱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　戊辰史彌遠加食邑千户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

捷報及聞軍敗衛倉皇走歸徳始大懼時蘸布特攻城日急内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煑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宫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錫訥額布勒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宫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錫訥額布勒曰吾二人

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錫訥額布勒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率甲卒二百横刃入省中拔劒指完顔努色爾及錫訥額布勒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阿布次殺努色爾及左司郎中鄂敦額埒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

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金自南遷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熟無鋒鋩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黄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　崔立勒兵入宫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

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遂送欵詣𦲷布特軍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開封判官李禹翼棄官去戶部主事鄭著名不起右副點檢納哈塔德輝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費摩阿古岱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凌阿努色爾左副點檢完顏阿薩爾戶部尚書完顏珠克講議富察琦奉

御完顔僧格皆死焉僧格將死與其妻温特赫氏訣温特赫氏曰君能為國家死我不能為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　壬申蘇布特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閲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總領完顔長樂妻富察氏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

們妻烏庫哩氏進士張伯豪妻聶舜英及參政完顏𪆧
哼妻義不為所汙皆自盡舜英左右司員外郎天𩣡之
女也未幾立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
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已私第取内府珍玩充實之羣
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䔥
城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元好問曰今名我作碑不從
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諭
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

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於後世者哉奕不能對事遂得已尚書右丞持嘉慰忻致仕居汴聞變名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自縊而死其宗人參政喀齊喀既廢居汴常怏怏蘓布特遣人招之即治裝欲行詣省别崔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行省傳金主語諭喀齊喀反正者也立怒比

左右斬之　二月丁卯以余天錫為禮部侍郎兼侍讀

癸卯熒惑犯東井　三月丙辰大雨雹　金主在歸

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持嘉紐勒歡懼不能給

白於金主乞遣出城就糧於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

從之止留富察官努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

百人諸軍既出城金主名官努謂曰紐勒歡盡散衛兵

卿當小心官努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

之又以金主時獨名用計事因謀圖用時蒙古特默岱

圍亳州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揺揺官努請北渡河再圖恢復紐勒歡沮之官努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努積怨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阿勒哈内族錫馨陰察其動静阿勒哈及以金主意告官努金主復懼官努及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即撤備戊辰官努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宫刼朝官聚於都水務呼哩宅以兵監之驅紐勒歡至其家

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刼直長努色勒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為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努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十人薄暮官努提兵入見言紐勒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紐勒歡罪而以官努權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九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十起昭陽大荒落四月盡閼逢敦牂十二月凡一年有九月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紹定六年夏四月壬寅葬恭聖仁烈皇后於永茂陵

金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於蒙古布特又括在城金銀

搜索薫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後七八日中諸門出㚇者百萬恨不早預其數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梁王從恪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楷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靖康之禍寳

符李氏行至宣徳州自縊於摩訶院佛像前且書其門曰寳符御侍此處身故見者哀之諸后妃不知所終蘸布特入汴城崔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寳玉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蘸布特遣使言於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

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顔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户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金唐鄧州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喇瑗相猗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鋭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吕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

伊喇瑗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庚戌太白熒惑合於柳　初金主遣右司郎中白華召鄧兵入援事久不濟淹留於館會伊喇瑗以鄧降華亦從至襄陽帥臣署華爲制幹尋改鈞州提督其後州將范用吉殺長吏送款於蒙古華因而北歸士大

夫以華宿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為賍云　衛州白公廟之潰富察官努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努因其母以請和官努乃詣亳州密與特默岱言欲刼金主以降特默岱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努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金主又密令官努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官努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因備火槍戰具官努夜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登舟殺守隄邏卒徑

至特默岱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邵丙復進官努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入蒙古軍特默岱不能支大潰溺死三千五百餘人官努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其軍以守亳州官努既敗特默岱勢益暴橫居金主於照碧堂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悲泣語近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於是内局令宋珪奉御

女錫林完顔恩楚烏克遜愛實等密謀誅官努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烏庫哩欽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遂決策還蔡六月己卯官努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努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努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名宰相議事而令恩楚伏照碧堂門間官努進見恩楚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努中創投

城下以走恩楚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恩楚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於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既而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呼喇岱呼圖克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

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於洛南仲陳於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濵招降仲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夺橋仲軍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仲即手解都統銀牌佩之士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廹之仲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呼圖克以蒙古兵强即以輕騎挈妻子奔蔡州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廹而行

將見蒙古帥塔齊爾伸語不遜兵卒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頸南向遂殺之　辛卯金主發歸德留元帥王壁守之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黄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黄旗二導前黄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不足言汝輩無忘祖宗之德衆皆呼萬

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已亥入蔡州父老羅拜於道見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久之遂以完顏呼沙呼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富珠哩小羅索僉書樞密院事呼沙呼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

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為遊息之所呼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呼沙呼縛德杖之金主諭呼沙呼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呼沙呼對曰時方

多故録功隠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葢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努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無復敢犯法者時從官近侍皆窮之悉取給於烏庫哩鎬則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怒遂誅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蒙古耶律楚材請以孔元措

襲封衍聖公從之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將劉儀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

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牓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絶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殺其將烏色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名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之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破之仙走

追至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塔齊爾博勒呼之從孫也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時城中糧盡人相食金將烏庫哩黒漢殺其愛妾以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黒漢持之益堅有總領趙超爾者開門納官軍黒漢率兵巷戰為官軍所獲脅使降黒漢不屈遂殺之主帥富察萁為部曲兵所扳城

遂降官軍駐息州南降者曰衆息州刺史烏庫哩呼嚕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恭知政事穆延烏勒登僉書樞密院富珠哩中羅索帥忠孝軍五百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横江淮間矣以呼嚕畏縮命瓜爾佳紏珠代之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　金使完顔

阿古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瘕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

此意曉之阿古岱至朝廷不許　庚戌金主以重九拜天於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巵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出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

益恐往往竊議投降呼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

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栅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抜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己卯攻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

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説止之金總帥富珠哩中羅索帥
精鋭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
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於隱處挽強弩百餘齊發矢
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衆羅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
城克之因隳其城先是呼沙呼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
城隳兩軍背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呼沙呼摘三
面精鋭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
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

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葉嚕約源州叛將瑪宗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於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賽布弗從恐被執投河軍士援出之賽布自縊

丙充瑪宗遂以州降蒙古　丙戌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加食邑千户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帝諭貴誼曰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壻五孫皆加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内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為収名賢才

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僉壬以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澤言提舉千秋鴻禧觀梁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遂寢成大祠命澤遷刑部尚書既而臺臣交劾澤貪淫忮害又論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三人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成大尤心術憸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奪占宇文

氏賜第既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廬雖知孝亦鄙其為人嘗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至是皆貶尋謫居遠州盡追爵秩天下快之　丙午詔改明年為端平元年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収名賢才擢用之　名陳塤為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

臺諫之選官者陳洵益㕔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墳出知常州　己未進魏了翁為華文閣待制知瀘州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

奬分别利害築若白黑帝讀之感動　丙寅趙范言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鑑帝嘉納之丁卯詔趙葵任責防禦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名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

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

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

帝嘉納之　己巳趙葵入見帝問以金事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恥以復中原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陳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為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何如德

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信有之乎帝默然德剛居位七日而卒　十二月庚辰樞密使薛極罷初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信用事時人謂之四木至是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戊申洪咨夔言提舉洞霄宮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罷祠禄又論趙善湘鄭損陳晐納賂彌遠怙勢肆奸失江

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昡與祠損落職與祠　是歲蒙古勅修孔子廟及渾

天儀

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朔詔求直言大府卿吴潛應詔陳九事忤執政意罷奉千秋鴻禧祠祕書郎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竊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

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詔兼崇政殿說書重珍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忠實　己巳賜故少傅權參知政事任希夷謚宣憲　丙午詔趙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責防禦　太白熒惑合在斗　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珙見黑氣

壓城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金自被圍以來將帥戰没甚衆至是以近侍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世祖之後巴薩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絶此朕志也承麟乃起受璽己酉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入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時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已立宋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塔齊爾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自經於幽蘭軒呼沙呼聞之謂將士

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富珠哩小羅索烏琳達呼圖總帥元吉元帥呼善爾赫舍哩柏壽烏庫哩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呼沙呼狀貌不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雖在軍旅手中不釋卷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才人有寸長必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

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咸樂為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人有異志者南遷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者呼沙呼一人而已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殂率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寛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奠未畢城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完顔絳山収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宫執參政張天綱以歸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以實告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

火我煙燄未絶珙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

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

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

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

矣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

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

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

内致困僨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先是金有都提控畢資倫者為邉將所獲囚於鎮江土獄脅誘百端終不肯降至此已十四年矣及聞金主自經歎曰吾無所望矣容吾一祭吾君乃降耳主者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投江而死聞者義之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亾以陳蔡西北

地分屬蒙古蒙古命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嵩之遣鄀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屯襄陽江海還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鈞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　金穆延烏勒登行省於息州與諸將帥日以酣歌為樂軍士淫縱蔡州破與富珠哩中羅索爪爾佳糾珠等送款請降為金主發喪設祭且謚曰昭宗州民因奉烏勒登為丞相中羅索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於

羅山自萬户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辛未御史洪咨夔言陛下親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已快之其餘諂事權姦黨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者尚在仕籍詔俱削秩罷祠　丁亥詔端平元年正月以前諸命官貶竄物故者許令歸葬　是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　三月己酉以賈似道為籍田令似道涉子賈貴妃弟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至大常丞益恃寵不檢

日縱游諸妓家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閤門祗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　夏四月辛未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以荆襄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禮畢遽還諸陵無恙與否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

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獻於臨安時相侈大其事洪咨
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槖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
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
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邉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
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帝雖
頷之不悉從也丙戌備禮告於太廟藏金哀宗骨於大
理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
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

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考異薛鑑既云史嵩之以所獲金哀宗遺骨獻於臨安又云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按守緒即哀宗也或云守緒疑是承麟按宋史理宗紀孟珙傳元史太宗紀及陳桱通鑑續編但言得哀宗之骨不及承麟明係薛氏之誤蓋以哀宗完顏守緒為二人也

監察御史

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强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坑冶吳淵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其弟潛違道干譽引用匪類詔並落職放罷　五月庚子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薛極卒　左司郎官李宗勉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

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弊願
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
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
可捐也行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
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
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鋭資糧未
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修於斯時也守禦猶不可
而況進取乎僭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

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怨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内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强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将帥毋好虚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勿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强覬釁而動用兵未晚也　名前江東提點刑獄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

剴切上蒯主闕下逮羣臣分别黒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虚民困於横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埶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

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改容太息明日手詔罷邉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乙夘台魏了翁赴闕丙寅詔黃幹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宣胡夢昱等皆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仍録用其子以旌忠義戴埜復元資以厲士風

建陽縣盜發衆數千人焚刼邵武麻沙長

平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六月戊辰朔鄭清之等進奏選德殿柱有金書六字曰毋不敬思無邪帝曰此座右銘也　庚午熒惑填星合於胃　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曾從龍參知政事大中大夫鄭性之僉書樞密院事先是性之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必尚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辭

色則讒謟乘間或不自知矣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汚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　太常少卿徐僑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已卯詔復巴陵縣公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僑又請從祀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聽納　名許應龍為禮部郎

官初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没江西閩廣間與鍾全相結勢甚熾摳密陳韡帥江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土兵分扼要害斷橋開塹斬木塞途諭統領官齊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全殘寇將盡而陳三槍勢方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如其言於是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遷國子司業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為不若

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矣僑然之

辛巳詔贈史彌資政殿大學士謚忠宣　熒惑犯填星　戊子日暈不匝生格氣　癸巳史嵩之進兵部尚書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黄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鋭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

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方今境内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强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備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邉兵以

制之令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奸心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為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

之内地荼毒如此邉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間有進愱復之畫者其筭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内郡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夜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淵等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顔等

數騎往既還伯淵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薩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亦被殺伯淵縶立尸馬尾至内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刼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掛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云　全子才次於汴趙葵自滁

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强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徐敏子啟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趣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

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主聞之遣國王齊拉袞引兵南下時汴隄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見數里外有立黄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死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洛曰楊誼一軍已衝散今蒙古兵據北岸矣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朔旦蒙古兵

至洛陽下立砦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蒙古兵又決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陜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

淮西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 是月權知郃武軍王埜討平建陽盗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賛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邉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邉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

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四秩勒停自效　己酉真德秀言權臣罔上講筵官亦傳會其言今承其獘有當慮者五事并及泉漳寇盜鹽法之獘帝嘉納之　詔進士何霆編類朱熹解注文字有補經筵授上文學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以趙范代之　冬十月名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有進取潼關黄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

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於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唯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今天之厭亂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魏了翁入對首乞明

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奸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内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辛卯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致仕陳貴誼卒　孟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鋭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十一月壬子詔以襄陽府駐劄御前忠衛軍為名命

珙兼領之 壬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

檝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

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息之日矣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十